

漢書門		九	四
冊架	函號類	二	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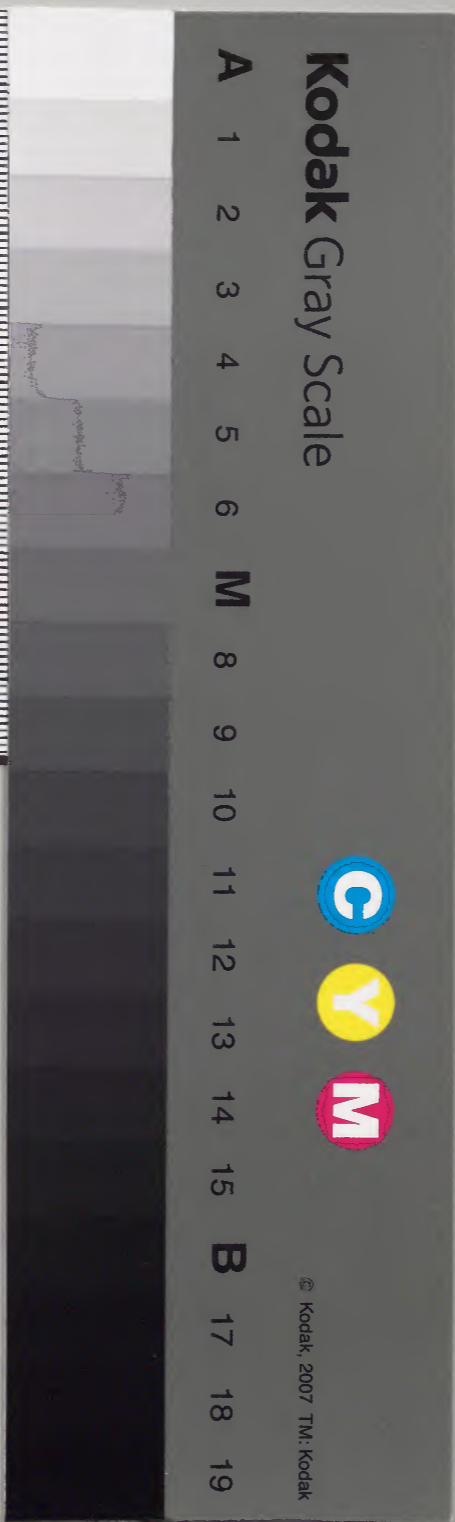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九	四
函架	冊號類	二	一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0
冊數	24	(	15	)
函號	298		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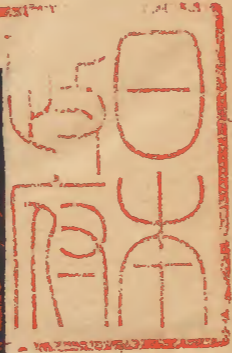
五經朱子語類

書六  
書八  
書九

重編五







淺草文庫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王惟桓叅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書六

夏書

禹貢集義今當分解如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當  
分作三段逐段下注地名漢為甚郡縣唐為甚郡  
縣今為甚郡縣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  
績至于衡漳當為一段厥土白壤云云又為一段

朱子語類 書六



碣石云云又爲一段方得仔細且先分細段解了  
有解得成片者方成片寫於後黑水弱水諸處皆  
須細分不可作大段寫

不知何氏錄  
禹貢

問禹貢地理曰禹貢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  
如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  
山過水過便不通

潘時舉錄  
禹貢

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爲自  
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  
下水泄未得下當愈甚是載治水如此

不知何氏錄  
禹貢

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意當  
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  
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  
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  
看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  
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  
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  
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  
通於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  
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



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  
謂禹治水必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爲甚  
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  
潰決常必在此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工尤難孟子  
亦云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  
殺其勢耳若鯀則只是築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  
成也

董銖錄  
禹貢

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段用功夫  
河水之行不得其所故汎濫浸及他處觀禹用功  
初只在冀以及兗青徐雍却不甚來東南積石龍

門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龍門至今橫  
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  
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  
往河東故此爲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着工夫  
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往往亦不甚爲患行河  
東者多流黃泥地中故只管推洗泥汁只管凝滯  
淤塞故道漸狹直上流下來纔急故道不泄便致  
橫湍他處先朝亦多造鐵爲治河噐竟亦何濟或  
問齊威塞九河以富國事果然否曰當時蔡江之  
會申五禁且曰無曲防是令人不得私自防遏水  
流他終不成自去塞了最利害處便是這般說話



亦難憑問河患何爲至漢方甚曰史記表中亦自有河決之文禹只是理河水餘處亦因河溢有些患看治江不見甚用力書載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若中間便用工夫如何載得恁畧又云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

葉賀孫錄禹貢

禹治水大率多是用工於河治梁及岐是鑿龍門等處冀州三面邊河兖州亦邊河故先冀卽兖

包揚錄禹貢

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錄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

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爲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它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因問味別地脉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爲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脉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山自西北發脉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於荆山山脉逾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尙說不通况禹貢本非理



會地脉耶

董銖錄

禹貢

江陵之水岳州之上是雲夢又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

甘節錄

禹貢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于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隴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

黃義剛錄

禹貢

錄中那邊一支去為隴池錄云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

因說禹貢曰此最難說蓋他本文自有謬誤處且如漢水自是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江水流合大江西江下水相淤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為彭蠡上取漢水入江處有多少路今言漢水過三澁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全然不合又如何去強解釋得蓋禹當時只得雍冀數州為詳南方諸水皆不親見恐只是得之傳聞故多遺闕又差誤如此今又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然自古解釋者紛紛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又言孟子說淪濟漯而注諸海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據合水路及禹貢所載  
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  
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攷其實耳今人從而強爲  
之解釋終是可笑

吳雄錄  
禹貢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少水患  
當時只分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  
齊耳某作九江彭蠡辨禹貢大槩可見于此禹貢  
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  
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  
有數條江水在其中

黃義剛錄  
禹貢

東滙澤爲彭蠡多此一句

甘節錄  
禹貢

問銖理會得彭蠡否銖曰向來只據傳注終未透達  
曰細看來經文疑有差悞恐禹當初必是不曾親  
到江東西或遣官屬往視又是時三苗頑弗卽工  
據彭蠡洞庭之地往往看得亦不子細因出三江  
說并山海經二條云此載得甚實又云浙江源疑  
出今婺源折嶺下

董銖錄  
禹貢

問先生說鄭漁仲以東爲北江入于海爲美文是否



曰然今考之不見北江所在問鄭說見之何書曰  
家中舊有之是川本今不知所在矣又云洪水之  
患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禹之用功處多在  
河所以於兗州下記作十有三載乃同此言專爲  
治河也兗州是河患甚處正今之澶衛州也若其  
他江水兩岸多是山石想亦無汎濫之患禹自不  
須大段去理會又云禹治水時想亦不曾遍歷天  
下如荊州乃三苗之國不成禹一一皆到徃徃是  
使官屬去彼相視其山川具其圖說以歸然後作  
此一書爾故今禹貢所載南方山川多與今地面  
上所有不同

輔廣錄  
禹貢

地理最難理會全合禹貢不着了且如泯山導江東  
別爲沱今已不知沱所在或云蜀中李冰所鑿一  
所灌蔭蜀中數百里之田恐是沱則地勢又太上  
了澧水下有一支江或云是在澧下太下了又  
如東匯澤爲彭蠡江亦不至此澤敷淺原今又在  
德安或恐在湖口左右晁以道謂九江在湖口謂  
有九江來此合今以大江數之則無許多小數之  
則又甚多亦不知如何

包揚錄  
禹貢

禹貢地理不須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會



禹貢不如理會如今地理如禹貢濟水今皆變盡  
了又江水無淹又不至灋九江亦無尋處後人只  
白捉江州又上數千里不說一句及到江州數千  
里間連說數處此皆不可曉者禹貢但不可不知  
之今地理亦不必過用心今人說中原山川者亦  
是兒說不可見無攷處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者  
見之云全不是

吳振錄  
禹貢

問東坡疑胤征曰袁道潔攷得是太康失河北至相  
方失河南然亦疑羲和是箇曆官曠職廢之誅之  
可也何至誓師如此大抵古書之不可考皆此類

也

余大雅錄  
胤征



朱子語類 書六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茹孫芝叅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書七

商書

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慙德處曰正是解他云  
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他緣何道這幾句蓋謂  
湯若不除桀則桀必殺湯如說推亡固存處自是  
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又如天乃錫王



勇智他特地說勇智兩字便可見尙書多不可曉  
固難理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如今  
人做時文相似

林夔孫錄  
仲虺之誥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爲氣稟物欲所拘蔽  
所以反着求禮義自治若成湯尙何須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曰湯武反之也便也是有些子不那底  
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爲湯若不恁地便是惟聖罔  
念作狂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  
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凡  
人了問舜由仁義行便是不操而自存否曰這都

難說舜只是不得似衆人恁地着心自是操

葉賀孫錄  
仲虺之誥

蔡舉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說出便是這般  
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  
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直聰明作元后元后  
作民父母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  
天在眼前

葉賀孫錄  
湯誥



孔安國以衷爲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

湯詒錄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此便是天也把捉不定了又曰天莫之爲而爲它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

又曰大底物事也不會變如日月之類只是小小底物事會變如冬寒夏熱之類如冬間大熱六月降雪是也近年徑山嘗六七月大雪

沈僴錄

問伊訓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是時湯方在殯宮太甲于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

輔廣錄

伊訓



伊尹祠于先王若有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

甘節錄  
伊訓

古書錯繆甚多如史記載伊訓有方明二字諸家遂  
解如反祀方明之類某攷之只是方字之誤方當  
作乃即尚書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

吳雉錄  
伊訓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大槩是湯急已緩人所以  
引為日新之實

湯泳錄  
伊訓

具訓於蒙士吳斗南謂古者墨刑人以蒙蒙其首恐

不然

輔廣錄  
伊訓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言湯與彼皆  
有土諸侯而鄰國之人乃以湯為我后而後其來  
此可見湯得民心處

李閔祖錄  
太甲中

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

甘節錄  
太甲中

爰革夏正只是正朔之正賀孫因問伊尹說話自分  
明間有數語難曉如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類曰  
伯恭四字為字都從去聲覺得順賀孫因說如逢



君之惡也是為上而非是為德為官室妻妾之奉也是為下而非是為民曰然伊尹告太甲却是與尋常人說話便恁地分曉恁地切身至今看時通上下皆使得至傳說告高宗語意却深緣高宗賢明可以說這般話故傳說輔之說得較精微伊尹告太甲前一篇許多說話都從天理窟中抉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句句是天理又云非獨此看得道理透見得聖賢許多說話都是天理又云伊尹說得極懇切許多說話重重疊疊說了又說

葉賀孫錄  
咸有一德

問左右惟其人何所指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事底人也在官惟賢材多是為下為民底意思左右惟其人多是為上為德底意思其難其慎言人君任官須是賢材左右須是得人當難之慎之也惟和惟一言人臣為上為下須是為德為民必和必一為此事也

葉賀孫錄  
咸有一德

至之問四為字當作何音曰四字皆作去聲言臣之所以為上者蓋為君德也臣之所以為下者蓋為民也為上猶言為君

董銖錄  
咸有一德



論其難其謹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

甘節錄  
咸有一德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兩句是教人以其所從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爲之師通夫問協于克一莫是能主一則自默契于善否曰協字難說只是箇比對裁斷之義蓋如何知得這善不善須是自心主宰得定始得蓋有主宰則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瞭然於心目間合乎此者便是不合者便不是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這見得它說得極好處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他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

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蜚卿謂一恐只是專一之一曰如此則絕說不來道夫曰上文自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曰纔尺度不定今日長些子明日短些子便二三道夫曰到底說得來只是箇定則明明則事理見不定則擾擾則事理昏雜而不可識矣曰只是如此又曰看得道理多後於這般所在都寬平開出都無礙塞如蜚卿恁地理會數日却只恁地這便是看得不多多少少被他這箇十六字礙又曰今若理會不得且只看自家每日一與不一時便見要之今却正要人恁地理會不得又思量但只



當如橫渠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且放下着許多說話只將這四句來平看便自見又曰這四句極好看南軒云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數句外惟此四句好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鏘得些說得也好頃之又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

楊道夫錄  
咸有一德

問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或言主善人而爲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此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

德然必主於善始爲吉爾善亦且是大體說或在此爲善在彼爲不善或在彼爲善在此爲不善或在昨日則爲善而今日則爲不善或在昨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爲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爲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爾故橫渠言原則若善定於一耳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却是如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君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爲尚書語



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為尤精

余大雅錄  
咸有一德

問橫渠言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如何曰言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不受是今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為至善一者純一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

董銖錄  
咸有一德

協于克一協猶齊也

黃升卿錄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錄二十一卷中

咸有一德

高宗夢傳說據此則是真有箇天帝與高宗對答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象恐也不得若如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畢竟此理如何學者皆莫能答

沈憫錄  
說命上

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高宗夢帝賚良弼之事必是夢中有帝賚之說之類只是夢中事說是帝真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

包揚錄  
說命上

問高宗夢說如伊川言是有箇傳說便能感得高宗



之夢琮謂高宗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其在民間久矣當時天下有箇傅  
說豈不知名當恭默思道之時徃徃形于夢寐於  
是審象而求之不然賢否初不相聞但據一時夢  
寐便取來做宰相或者於理未安曰遜于荒野入  
宅于河自河徂亳是說高宗是說甘盤衆未應曰  
據來暨厥終罔顯只是尋甘盤不見然高宗舊勞  
于外爰暨小人亦嘗是在民間來

吳琮錄字仲方臨川人甲寅見記  
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四卷五卷中  
說命上

惟天聰明至惟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

天自是聰明君自是用時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  
是用從乂口則能起羞甲冑所以禦戎也然亦能  
興戎如秦築長城以禦胡而致勝廣之亂衣裳者  
賞也在筭猶云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爵  
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之易故必  
審其人果賢耶果有功耶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  
之具然須省察自家真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刑  
人或慮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禍則刑之施當矣  
蓋衣裳之予雖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  
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

沈僴錄  
說命中



惟口起羞以下四句皆是審

甘節錄  
說命中

口非欲起羞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冑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以與人不可不謹干戈討有罪則因以省身

不知何氏錄  
說命中

惟甲冑起戎蓋不可有關防他底意

甘節錄  
說命中

惟甲冑起戎如歸與石郎謀反是也

甘節錄  
說命中

惟厥攸居所居所在也

甘節錄  
說命中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傳說告高宗甘盤高宗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楊道夫錄  
說命中

予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遜于荒野云云東坡解作甘盤遜于荒野據某看恐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遜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麼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兼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



又見世間未有箇人強得甘盤所以思得一大賢  
如傳說高宗若非傳說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傳說  
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爲故曰惟后非賢不又惟  
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

沈憫錄

經藉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不知何氏錄

惟學遜志務時敏至厥德修罔覺遜志者遜順其志  
捺下這志入那事中仔細低心下意與它理會若  
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  
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以做不做或作

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  
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  
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敦學半蓋  
已學既成居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  
人者亦學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  
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此段文義是敦之功一半  
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  
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  
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或舉葛氏解云傳說  
與王說我教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係自去  
行取故謂之終始曰某舊爲同安簿時學中一士



子作書義如此說某見它說得新巧大喜之後見  
喻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又曰傳說此  
段說為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

沈憫錄  
說命下

問為學遜志以意逆志之分曰遜志是小着這心去  
順那事理自然見得出逆志是將自家底意去推  
迎等候他志不似今人硬將此意去捉那志

沈憫錄  
說命下

遜志則無所墜落志不低則必有溺落在下面

甘節錄  
說命下

因說敦學半曰近見喻子才跋說命云教只敦得一

半學只學得一半那一半敦人自理會伯恭亦如  
此說某舊在同安時見士人作書義如此說先說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此是人君且學且敦一面  
理會教人一面窮義理後面說監于成憲其永無  
愆數語是平正實語不應中間翻空一句如此深  
險如說敦只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教他  
自得此語全似禪語只當依古注

林賜錄  
說命下

錄中某舊在同安時云云林夔孫錄云某看見古  
人說話不如是險錄中數語是平正實語云云林  
夔孫錄云言語皆平正皆是實語不應得中間翻  
一個筋斗去錄中此語全似禪語云云林夔孫錄  
云此却似禪語五通仙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  
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亦只是依古



注說

西伯戡黎便是這箇事難判斷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豈有諸侯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韓退之拘幽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伊川以爲此說出文王意中事嘗疑這箇說得來太過據當日事勢觀之恐不如此若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崇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併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潛之曰西

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看來只這段說得平

沈儻錄  
西伯戡黎



朱子語類 書七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汪 彬參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書八

周書一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健中正出人  
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  
亂者皆是智勇過人

萬人傑錄  
泰誓上



或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便是理否曰  
若全做理又如何說自我民視聽這裏有些主宰  
底意思

不知何氏錄  
泰誓中

莊仲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謂天卽理也  
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  
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旣曰視聽理又如何會視  
聽雖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爲異  
知其異不害其爲同嘗有一人題分水嶺謂水不  
會分某和其詩曰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  
分時異方知合處同

陳文蔚錄  
泰誓中

問武成一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  
甫劉貢父李叔易諸本推究甚詳

沈僴錄  
武成

說洪範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強說得出只自  
恁地熟讀少間字字都自會着實又云今人只管  
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  
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

楊道夫錄  
洪範

問箕子陳洪範言藝倫攸叙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  
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無倫理曰固是曰王道蕩



蕩又曰王道平平曰無黨無偏又曰無偏無黨只  
是一箇道如何如此反復說只是要得人反覆思  
量入心來則自有所見矣

余大雅錄  
洪範

問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禹爲鯀之子當舜用禹時何  
不逃走以全父子之義曰伊川說殛死只是貶死  
之類

廖德明錄  
洪範

問鯀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  
愆又問禹以鯀爲有罪而欲蓋其愆非顯父之惡  
否曰且如而今人其父打碎了箇人一件家事其

子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過

孫自修錄字敬父宣城人甲寅所  
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卅一卷中  
洪範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  
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  
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  
道人事參伍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  
於身故第二身既修可推之于政故八政次之政  
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  
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紀乃可以建  
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



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効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胡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

鄭可學錄  
洪範

凡數自一至五五在中自九至五五亦在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又曰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

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會南豐所說諸儒所說惟此說好又曰皇君也極標準也皇極之君常滴水滴凍無一些不善人却不齊故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便是皇建其有極又曰尚書前五篇大槩易曉後如甘誓胤征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此皆易曉亦好此是孔氏壁中所藏之書又曰看尚書漸漸覺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至尾解得便是亂道高宗彤日是最不可曉者西伯戡黎是稍稍不可曉者太甲大故亂道故伊尹之言緊切高宗稍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又曰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



不曉得曉得底看不曉得底且闕之不可強通強  
通則穿鑿又曰敬敷五教在寬只是不急迫慢慢  
地養他

甘節錄  
洪範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  
洪範說得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  
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  
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  
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箇新民  
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箇自暗室屋漏處做  
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徧都是這道理自一心

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也都只是這箇

黃義剛錄  
洪範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  
槩備於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如  
周公一書只是箇人政而已

沈儻錄  
洪範

箕子爲武王陳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在天  
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

李儒用錄字仲秉岳陽人已未所聞先  
生七十歲池錄四十三卷饒錄卅卷中  
洪範

問五福六極曰民之五福人君當嚮之民之六極人



君當畏之

呂熹錄  
洪範

五福六極曾子固說得極好洪範大槩曾子固說得勝如諸人

沈僴錄  
洪範

問五行所屬曰舊本謂雨屬木暘屬金及與五事相配皆錯亂了吳斗南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雨只得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左傳云金寒玦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須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主

肝故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問凡上四事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又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以其嚴否曰然

胡泳錄  
洪範

錄中問五行所屬曰沈僴錄云問質屬土曰從前如此說

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

廖德明錄  
洪範

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盞便是從更要別打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



沈憫錄  
洪範

忽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已之革曰不然是  
或從或革耳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  
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  
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  
亦此意

余大雅錄  
洪範

從革作辛是其氣割棘曲直作酸今以兩片木相擦  
則齒酸是其驗也

林夔孫錄  
洪範

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

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

楊道夫錄  
洪範

問視聽言動比之洪範五事動是貌字否如動容貌  
之謂曰思也在這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  
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吳仁傑說得也  
順它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聰是金思是土將  
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它云貌是濕  
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  
行之書看得它都以類配得但是畧有不齊問皇  
極五福卽是此五福否曰便只是這五福如欽時  
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欽底卽是盡得這五事以此



錫庶民便是使民也盡得此五事盡得五事便有  
五福

林夔孫錄  
洪範

符叙舜功云象山在荆門上元須作醮象山罷之勸  
諭邦人以福不在外但當求之內心於是日入道  
觀設講座說皇極令邦人聚聽之次日又畫爲一  
圖以示之先生曰人君建極如箇標準如東方望  
也如此西方望也如此南方望也如此北方望也  
如此莫不取則於此如周禮以爲民極詩維民之  
極四方之極都是此意中固在其間而極不可以  
訓中漢儒注說中字只說五字之中猶未爲害最

是後世說中字不是近日之說只要含胡苟且不  
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底事只畧畧做些不要  
做盡此豈聖人之意又云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  
從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爲至極之標準最是  
不易又須歛是五福所以歛聚五福以爲建極之  
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  
箇皇極又須又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  
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是驗之于天  
五福是體之于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正人  
猶言中人是平平底人是有常產方有常心底人  
又云今人讀書籠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



說八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又時暘若又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普照便自有和暖底意思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聖時風若聖則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符云謀自有顯然著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曰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箕子所指謀字只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便休如說喫棗固是有大如瓜者且就眼下說

只是常常底棗如煎藥合用棗子幾箇自家須要說棗如瓜大如何用得許多人若心下不細如何讀古人書洪範庶徵固不是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應必有是事多雨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荆公又却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但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做譬喻說了也不得荆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戒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如荆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因云古人意思精



密如易中八字剛柔終始動靜往來只這七八字  
移換上下添助語此多少精微有意味見得象象  
極分明

葉賀孫錄  
洪範

五皇極只是說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  
人則而効之聖人固不可及然約天下而使之歸  
于正者如皇則受之則錫之福也所謂遵王之義  
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人君端本豈有他  
哉修於已而已一五行是發原處二五事是總持  
處八政則治民事五紀則協天運也六三德則施  
爲之樽節處七稽疑則人事已至而神明其德處

庶徵則天時之徵驗也五福六極則人事之徵驗  
也其本皆在人君之心其責亦甚重矣皇極非說  
大中之道若說大中則皇極都了五行五事等皆  
無歸着處又云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天下只  
是一理聖賢語言雖多皆是此理如尙書中洛誥  
之類有不可曉處多然間有說道理分曉處不須  
訓釋自然分明如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肆惟  
王其疾敬德不敢替厥義德等語是也

萬人傑錄  
洪範

皇極二字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爲天下做箇  
樣子使天下視之以爲標準無偏無黨以下數語



皆是皇之所建皆無偏黨好惡之私天下之人亦當無作好作惡便是遵王之道遵王之路皆會歸于其極皆是視人君以爲歸下文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說得自分曉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許多道理盡在此矣但緣聖人做得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雖不協于極但不罹于咎者皇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

以五事爲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恁地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爲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低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上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爲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爲六極在天亦爲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卽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爲一若以大中之則九疇散而無統大抵諸書初看其言若不勝其異無理會處究其指歸皆只是此理如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



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

黃留錄  
洪範

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定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天中喚作北中不可屋極是在屋中喚作屋中不可人君建一箇表儀于上便有肅又哲謀聖之應五福備具推以與民民皆從其表儀又相與保其表儀下文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處着始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

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極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嘗疑正人正字只是中常之人此等人須是富方可與爲善與無常產有常心者有異有能有爲是有才之人有猷有爲有守是有德之人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復歌詠若細碎解都不成道理

滕璘錄  
洪範

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亦有中意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歛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修



身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節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天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爲極陸子靜荆門軍曉諭乃是歛六極也

廖德明錄  
洪範

皇極如以爲民極標準立於此四方皆面內而取法皇謂君也極如屋極陰陽造化之總會樞紐極之爲義窮極極至以上更無去處

李閔祖錄  
洪範

先生問曹尋常說皇極如何曹云只說作大中日某

謂不是大中皇者王也極如屋之極言王者之身可以爲下民之標準也貌之恭言之從視明聽聰則民觀而化之故能使天下之民無有作好而遵王之道無有作惡而遵王之路王者又從而歛五者之福而錫之於庶民歛者非取之於外亦自吾身先得其正然後可以率天下之民以歸于正此錫福之道也

黃卓錄  
洪範

中不可解做極極無中意只是在中乃至極之所爲四向所標準故因以爲中如屋極亦只是在中爲四向所準如建邦設都以爲民極亦只是中天下



而立為四方所標準如粒我蒸民莫匪爾極來牟  
豈有中意亦只是使人皆以此為準如北極如宸  
極皆然若只說中則殊不見極之義矣

陳淳錄  
洪範

極盡也先生指前面香卓四邊盡處是極所以為之  
四極四極視中央中央即是極也堯都平陽舜都  
蒲坂四邊望之一齊看着平陽蒲坂如屋之極極  
高之處四邊到此盡了去不得故謂之極宸極亦  
然至善亦如此應于事到至善是極盡了更無去  
處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書之皇極亦是四方所  
瞻仰者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皇只

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直說到後面  
以為天下王其意可見蓋皇字下從王

湯派錄  
洪範

東坡書傳中說得極字亦好

黃芻錄  
洪範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  
為耳

吳必大錄  
洪範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歸字無異義只是重疊言之  
與既言無偏無黨又言無黨無偏無別說也  
不知何氏錄  
洪範



疆弗友以剛克之爨友柔克之此治人也資質沉潛  
以剛克之資質高明以柔克之此治已也

呂熹錄  
洪範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也言人資質沉潛者當以  
剛克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為勝

沈儻錄  
洪範

衍忒衍疑是過多剩底意思忒是差錯了

沈儻錄  
洪範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些子不得無些子不得

湯泳錄  
洪範

洪範却可理會天人相感庶徵可驗以類而應也秦

時六月皆凍死人

不知何氏錄  
洪範

問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日此但言職任之  
大小如此又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  
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  
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文意似是兩段云云  
又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只是簸箕以其歛  
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  
畢是又網漉魚底又子又鼎中漉肉又子亦謂之  
畢凡以畢漉魚肉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  
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狀亦







朱子語類 書八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孫錫梧參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書九

周書二

近諸孫將旅獒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  
此書諄諄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為非  
所宜言不尊君矣銖問人不易物之易合如字合  
作去聲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字讀但德盛不狎



侮又難說又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字如何曰  
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志我之志言人  
之言

董銖錄  
旅葵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易改易也言人不足以易物惟  
德足以易物德重而人輕也人猶言位也謂居其  
位者如寶玉雖貴若有人君之德則所錫賚之物  
斯足貴若無其德則雖有至寶以錫諸侯亦不足  
貴也

沈儻錄  
旅葵

林聞一問周公代武王之死不知亦有此理否曰聖

人爲之亦須有此理

錢木之錄字子山普陵人丁巳所  
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六卷中  
金滕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責如責侍子之責周公之意云  
設若三王欲得其子服事于彼則我多才多藝可  
以備使令且留武王以鎮天下也

萬人傑錄  
金滕

成王方疑周公二年之間二公何不爲周公辨明若  
天不雷電以風二公終不進說矣當是時成王欲  
誚周公而未敢蓋周公東征其勢亦難誚他此成  
王雖深疑之而未敢誚之也若成王終不悟周公



須有所處矣

萬人傑錄  
金滕

問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其辭艱苦深奧不知成王當時如何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啟金滕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先生却問必大曰成王因何知有金滕後去啟之必大曰此二公贊之也又問二公何故許時不說若雷不響風不起時又如何必大曰聞之呂公著云此見二公功夫處

二公在裏面調護非一日矣但他人不得而知耳曰伯恭愛說一般如此道理必大問其說畢竟如何曰是時周公握了大權成王自是轉動周公未得便假無風雷之變周公亦須別有道理李懷光反其子瓘告德宗曰臣父能危陛下陛下不能制臣父借此可見當時事勢然在周公之事則不過使成王終于省悟耳

吳必大錄  
金滕

大誥一篇不可曉據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決不是倍禮苟且爲之必欲以此聳動天下也



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上上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

輔廣錄  
大誥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爲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苦於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

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尙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云云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沈憫錄  
大誥

棐字與匪字同據漢書

敬德錄不詳姓氏并不詳所聞年歲及池錄饒錄饒後錄卷次云餘做此大誥

忱誥字只訓信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

沈憫錄  
大誥

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



叔而遽述已意而告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峯吳才  
老皆說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  
康誥之前故叙其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  
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  
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周公  
使三叔監殷他却與武庚叛此是一件大踈脫事  
若當時不便平息模樣做出西晉初年時事想見  
武庚日夜去說誘三叔以爲周公弟也却在周作  
宰相管叔兄也却出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  
如此

輔廣錄  
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酒誥是武王命康叔之詞非成王也如朕其弟  
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猶今人之劣兄也故五峯  
編此書於皇王大紀不屬成王而載於武王紀也  
至若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  
東國洛至乃洪大誥治自東坡看出以爲非康誥  
之詞而梓材一篇則又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  
喻却與無相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  
千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  
乃臣戒君之詞非酒誥語也

楊道夫錄  
康誥酒誥梓材

惟三月哉生魄一段自是脫落分曉且如朕弟寡兄



是武王自告康叔之辭無疑蓋武王周公康叔同  
叫作兄豈應周公對康叔一家人說話安得叫武  
王作寡兄以告其弟乎蓋寡者是向人稱我家我  
國長上之辭也只被其中有作新大邑于周數句  
遂牽引得序來作成王時書不知此是脫簡且如  
梓材是君戒臣之辭而後截又皆是臣戒君之辭  
要之此三篇斷然是武王時書若是成王不應所  
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且如今人才說太祖便須  
及太宗也又曰某常疑書注非孔安國作蓋此傳  
不應是東晉方出其文又皆不甚好不似西漢時  
文

黃義剛錄  
康誥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此等語既不可曉只得且用古  
注古注既是杜撰如今便別求說又杜撰不如他  
矣

黃籥錄  
康誥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  
人無或劓刑人康叔爲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  
此但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  
者蓋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

輔廣錄  
康誥

吳材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



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  
恰好好

不知何氏錄  
梓材

尚書句讀齊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

先王是一句

黃雷錄  
梓材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

楊道夫錄  
召誥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後皆是論祭祀然其中又雜

得別說在

吳振錄  
洛誥

柳兄言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曰伯恭如何解君子

所其無逸柳曰東萊解所字為居字曰若某則不

敢如此說諸友問先生如何說曰恐有脫字則不

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

理不如此

襲蓋卿錄  
無逸

舜功問微柔懿恭是一字是二字曰二字上輕下重

柔者須微恭者須懿柔而不微則姑息恭而不懿

則非由中出

鄭可學錄  
無逸

滕璘錄云柔易于暗弱微有發揚  
之意恭形于外懿則有蘊藏之意



艾軒云文字只看易曉處如何書然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下面便不可曉只看這兩句

甘節錄

多方

或錄云此兩句不與上下文相似上下文多不可曉

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為處心也非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爾若處心則當云克宅厥心

李方子錄

立政

康王之誥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不知何氏錄

康王之誥

銖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為賞不

當功罰不及罪故事事差錯若畢協賞罰至公至

明何以及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

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則是整頓民衆底意思

楊至錄

康王之誥

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是如格式之格以律人之不

正者否曰如今人言合格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

者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深者格君心之非是說得

淺者子善因問溫公以格物為扞格之格不知格

字有訓扞義否曰亦有之如格鬪之格是也

董銖錄

問命

錄中如今人言合格云云萬人傑錄云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于正也



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  
句甚有理如洛誥等篇不可曉只合闕疑

廖德明錄  
呂刑

問贖刑所以寬鞭朴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  
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  
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  
後世乎

輔廣錄

呂刑

古人贖金只是用於鞭朴之小刑而已重刑無贖到  
穆王好巡幸無錢使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墨百  
鍰劓惟倍荆倍差宮六百鍰大辟千鍰聖人存此

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於用

刑底意

陳淳錄

呂刑

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們都不去  
攷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  
宥五刑之屬皆是流竄但有鞭作官刑朴作教刑  
便是法之輕者故贖想見穆王胡做亂做到晚年  
無錢使撰出這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  
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  
話不可不知又問本朝之刑與古雖相遠然也較  
近厚曰何以見得義剛曰如不甚輕殺人之類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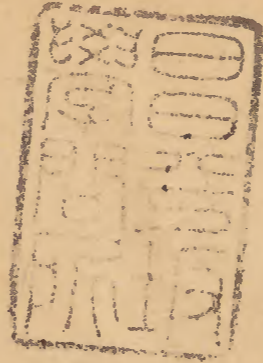
也是但律較輕勅較重律是古來底勅是本朝底而今用時勅之所無方用律本朝自徒以下罪輕古時流罪不刺面只如今白面編管樣是唐五代方是點面決脊如折杖却是太祖方創起這却較寬安卿問律起於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刑統便是但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者如宋莒公所謂律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所謂律者漢書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數大獄引許多詞便如而今款樣引某罪引某法為斷本朝便多是用唐法義剛曰漢法較重于唐當時多以語

辭獲罪曰只是他用得如此當時之法却不曾恁地他只見前世輕殺人便恁地且如楊惲一書看得來有甚大段違法處謂之不怨不可但也無謗朝政之辭却便謂之腹誹而腰斬

黃義剛錄  
呂刑

仲默問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贖刑嘗見蕭望之言古不贖刑某甚疑之後來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因論望之云想見望之也是拗義剛問望之學術不知是如何又似好樣又却也有那差異處先生徐應曰他說底也是正義剛曰如殺韓延壽分明是他不





是日望之道理短義剛曰看來他也是暗於事機  
被那兩箇小人恁地弄後都不知先生但應之而

已

黃義剛錄

呂刑

秦誓費誓亦皆有說不行不可曉處民訖自若是多  
盤想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

輔廣錄

費誓秦誓

朱子語類

書九終

天保辛卯



